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說卷二一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郭在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易說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易說六卷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字仲孺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是書襍釋卦爻專宗漢學以象為主然有意矯王弼以來空言說經之弊故徵引極博而不免稍失之雜如釋

訟卦引荀爽說訟之言凶也則以丹朱之嚚訟為嚚凶釋弟子輿尸引左傳彘子尸之以尸為軍中元帥釋觀國之光引聘禮請觀及左傳季札觀樂韓宣子觀書以證觀國皆失之拘釋繫於苞桑以桑為喪亡之喪而無所考據釋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下弧字改為壺引昏禮壺尊太元壺婦為證皆愛博嗜奇不能自割至編端論乾彖傳大明終始引莊

子在宥篇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先儒說易者皆不及尤未免失之不經然士奇博極羣書學有根柢其精研之處實不可磨非明以來說易之家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所可仿彿一二微瑕固不足累其大體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易說卷一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乾彖傳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晉彖傳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離為明坤為順乾為大明坤麗乎乾成離故曰順而麗乎大明大謂乾非謂離也乾中爻有伏坤火外明中黑象之故離為火坤色黑故火中黑乾九二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坤為文柔來文剛故曰文明乾

中伏坤坤為地地上稱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象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終在上始在初樂終始兼包六位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成者卒成之終初猶隱而未見行而未成自始至終方成六位文言曰知至至之言乎始故曰可與幾幾者事之微知終終之言乎終故曰可存義義者事之質始乎微終乎質故曰易之為書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故曰六位時成始謂初非謂元終謂上非謂貞此言六位不言四德

傳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革於四盛於五終於上所謂大明終始者指六位明矣六位有虚實虚暗實明六位皆實爲大明說者又謂聖人大明乎乾道之終始乾道大明豈待聖人而後明哉學者不知乾爲大明而以離當之離可謂之文明未可謂之大明也易爲未可謂之大明陽大陰小陰卦多陽離陰卦也

烏可謂之大哉乾六位純而不雜故象六龍時乘者初潛二見三行四躍五飛至上而窮窮復反下是謂時乘言各以其時也或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則日月爲大明矣坎離皆曰大明奚爲不可獨以大明屬之乾何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日得天而大明於晝月得天而大明於夜日月之明皆天明也故易獨以大明屬之乾參同契謂月三日生明於震震一陽生也十六日微闕於巽巽一陰生也八日上弦於兑兑二陽生也二十

三日下弦於艮艮二陰生也三十日消滅於坤全體皆暗十五日盛滿於乾全體皆明是為大明蟾蜍與兎魄日月氣雙明坎離合於乾也故曰與日月合其明黄帝内經謂天氣清靜光明而藏德者也天明則日月不明說者謂天所以藏德者為其欲隱大明大明見則小明滅故大明之德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則日月之明隱矣董仲舒曰天藏其形而見其光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莊子在宥篇廣成子語黄帝曰我為女遂

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坤為黒故至陰窈冥乾為大赤故至陽大明孰謂莊周不聞道哉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後儒説易者皆不及故特揭以待後之學者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夤音延厲无咎説文云夤敬惕也易曰夕惕若夤愚謂夤從夕從寅夕惕之貌因時而惕故曰若夤古者夤讀如延夤縁莊子作延縁夤與乾協説文兩引乾九三爻辭一作夤一作厲者後人亂

之也厲乃占辭與悔吝等安得屬上句乎失之甚矣三與五皆得正故同功五多功三多凶何也按九居三凡三十二卦其占凶者四卦而已大過離漸小過而云多凶者易尚中正而尤貴中中能兼正正不能兼中故有多凶之戒葢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乾三謙三夬三皆曰君子大有九三曰小人弗克言占者小人弗克當天子之享大壯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言小人以力故用壯君子以德故用罔用罔者謂不用彊梁之力也既濟九三

曰小人勿用言命將出師小人不可當其任然則九三為君子之爻信矣乾鑿度以爻之得正者為聖人君子失正者為庸人小人自一軌七百六十年至四十二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以一卦得正之爻為享國之世數故名世軌雖其說甚誕然以十二辟卦言之復初陽得正為聖人臨二陽失正為庸人泰三陽得正為君子大壯四陽失正為庸人夬五陽得正為聖人乾上陽失正為庸人姤初陰失正為小人遯二陰得正為君子否

三陰失正為小人觀四陰得正為君子剝五陰失正為
小人坤上陰得正為君子其說固不可信而以卦爻分
君子小人亦必有據矣乾乾蹇蹇猶肅肅雝雝說者謂
重乾重坎非也君子夬夬則又何說乎白虎通曰陽不
動其道無以行陰不靜其化無以成雖終日乾乾亦不
離其處也故曰反復道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董仲舒曰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
元武嚴威其像在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武

王克商虎賁說劍豈任武殺然後威龍戰於乾亦象元武元武在後故羣龍无首蓋古之神武而不殺者夫董仲舒曰陽道无端而貴神无端故无首龍不見首故稱神鶡冠子曰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亦見老子）艮為背為後行其庭不見其人是隨而不見其後也乾為龍為首見羣龍无首是迎而不見其首也故曰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裁名弗能舉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許叔重曰木下曰本一

在其下木上曰末一在其上此植物也植物然動物亦
然一在上者天也故首戴天本乎天者親上也一在下
者地也故足立地本乎地者親下也人從生禽獸横生
四足者頭俯二足者頭昂然足皆立地舊説本乎天者
動物本乎地者植物失之動植然水火亦然水流溼謂
下溼水就下也天生水天產本乎地故水行地中火就
燥謂上燥火炎上也地生火地產本乎天故火在天上
近取諸身則足少陰太陽水也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

在下部手太陽少陰火也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在上部上者本天下者本地也舊說同地注水溼先流均薪施火燥先然亦失之水火然風雲亦然雲上乎天乾為龍故雲從龍雲出天氣也非本乎天者親上乎風發乎地坤為虎故風從虎風出地氣也非本乎地者親下乎萬物皆然其理可悟鳯鳥來儀從者萬數聲應氣求聖作物睹水流溼說文幽溼也俗愱為濕濕古漯字水名之濕為下溼其誤已久矣濕他帀反溼失入反見龍在田時舍也時舍讀為田舍東郊之舍若云未為

時用則德施何由而普天下安得文明也時舍對時行時乘乘則行舍則止乘則駕舍則税駕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光明者見龍之象也未爲時用蓋龍德而隱者歟二曰時舍三曰行事三行二舍各因其時初時潛二時舍三時行四時躍五時飛至上而窮故亢亢者不知時也時進時退時存時亡而不失其正謂之時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乾爲野陽爲龍陰爲血何以

知乾為野也說卦傳曰戰乎乾乾西北廣莫之方故稱野京房云居西北之分野隂陽相戰之地天與火同人本乎天者親上故曰同人親也地生火地産本乎天故親上乾為野火上同故曰同人于野則野非乾而何隂陽相薄故稱戰隂其類也故稱血乾純而坤雜隂疑於陽疑之言擬也直謂之陽不可故擬之曰陽隂陽兼天地䅶故曰其血玄黄言非純也許慎説壬位北方隂極陽生故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隂陽交接卦無傷象坤

伏乾戰乎乾出乎震坤一變而成復矣色表而血裏表陽而裏陰故不言色而言血也坤十月之卦十月爲陽故稱龍乾坤交會於戌亥之都故稱褓干寶謂陰陽合而同功戰者陰陽合也虞仲翔曰天壬地癸相得合水故陰陽相薄而戰乎乾乾鑿度曰乾坤氣合戌亥奄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乾氣白又九月十月節故曰秀白然則野者秀白之州也在兌坎之交故曰奄受二子之節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驙如說文云驙者馬載重難行六二乘剛之象也驙悮爲班馬將行其羣分乃長鳴故曰班馬之聲班猶分別也失屯邅之義矣震馬馵足一其足曰馵音環二其足曰馵言有絆之者故駗驙而不進六二之難其象如此坎馬爲曳故四上皆有邅如之象如古而字寇指坎坎爲盜難生亦指坎難生於寇也二五正應陰陽之義象婚媾故曰匪寇婚媾天地不交曰否剛柔始交曰屯天地交曰泰泰之所以成泰者天下降

地上升昏禮親迎法之陽下陰也九五陽不下陰空有雲雷不能成雨故屯其膏女歸待男行男不下女故女貞不字然雷動滿盈始雖屯膏終必遇雨二五得中且正初逢屯難卒成泰交故曰十年乃字言十年者數終於十亦成於十

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梁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之臣虞人翼五豝以待之故一發中五虞人謹慎其職志厚意盡故歎之也長六二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言林麓非囿也无虞則司獸失其官矣往而弗舍必至窮困古文麓作鹿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故書曰大麓今鉅鹿縣取名焉陸佃曰澤獸為麇林獸為鹿故林屬於山其文從鹿麓者鹿之所在麇性喜澤鹿性喜林詩云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甡甡狀鹿之多惟入于林中空林之象也漢光武初為蕭王獵於野王路逢二老者即禽問曰禽何向竝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願大王勿往屯互坤坤為虎三入林中上為

敵應此人即禽虎亦即人之象故往吝逸周書大武解有五虞五虞者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音媒與旗協）五後動撚之撚（乃殄切）蹂也蹂其後而從之此從禽之所以必有虞人也故曰無競惟害有功無敗謂競思害功思敗是為虞人謀無虞亦無謀動斯迷矣君子幾不如舍幾者虞機舍者舍拔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詩曰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奉牡者虞人舍拔猶釋括見禽而後從則舍

無不獲无虞安得有牲乎張機而待不能獲禽君子舍之舍拔而已言無所獲也解上六射隼獲之自上射下其勢順故有獲也六三從禽舍之自下從上其勢逆故無獲無獲而仍往必困窮矣吝當作遴行難也屯之義也解上屯三皆體震震動象弩機坎弓離矢解互離屯離象半見其罷未成故動而无獲解上待時而動屯三動非其時坎為狐蕉有禽象故解三為隼屯上為禽何以知屯上為禽也以象辭知之象言即鹿者從禽古音禽讀

若凶往吝者上窮凡彖言窮者皆指上也

六四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二五四初皆正應故皆稱婚媾然四求初失男先之義初求四有援上之嫌二者無一可且卦之戒辭曰勿用有攸往而四曰往吉无不利何也如謂四承九五自知柔弱不足以濟屯初有陽剛之才為民之望故往求之共康時難不曰求賢而曰求婚媾又何也卦辭曰利建侯侯有同姓異姓庶姓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為異姓異姓者婚媾甥舅重婚曰媾

若齊太公周之元舅世為婚姻然則異姓之侯故曰婚媾初當建為侯建之者五求之者四故曰求婚媾四才柔暗而象曰明何也離火外明坎水内明天下至明者莫如水故祭有明水明火則水火皆明矣必離而始稱明固哉知人之明自古難之矣漢光武失之龐萌曹孟德失之張邈諸葛武侯失之馬謖而蕭相國獨得之淮陰侯淮陰侯乃楚之亡將碌碌無能者耳何所見而目為國士且曰國士無雙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也

難之時天造草昧不求國士焉能成大業哉上六君側之小人六三其敵也鹽鐵論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終必泣血不其然乎屯外卦坎故四曰明五曰先五未光者上六揜之故五之明不如四也初位下上位高賈誼曰位卑而義高者雖卑亦貴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膏謂雨坎在下為雨雷雨解在上為雲雲雷屯密雲不雨故曰屯其膏詩曰陰雨膏之雲行雨

施故象曰施未光郎顗謂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其膏者久陰不雨之象陰小陽大其占為陰柔小人守正則吉陽剛君子雖正亦凶初之盤桓蓋隱者歟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然則上有屯膏故下有隱賢盤桓者隱之象也卦惟一陽在下羣陰滿朝故有此象如能建侯以康屯難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象所謂施未光者以此易傳曰陽無德則

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于人所謂屯其膏也初雖得民而居卑賤之位盤桓棲遲遯世无悶九五陽無德故初九利居貞說者謂五為初逼僭以初九象辭大得民而為之說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初九以賢以道得民於下而以魯之季孫魏之司馬比之豈其然乎二陽之卦屯頤頤初在下豈能養人者哉不能養人焉能逼君胥失之矣其所以失者在誤解得民故舉周官九兩以證明其義焉

崔子弑齊君不殺晏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自古賢人在下未有不得民者周之二老漢之四皓皆是也禹貢西傾因桓是來鄭康成曰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今其下民謂坂曲為盤蜀中僰道至險難其俗為之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然則初九盤桓險中之象故象曰難生天地閉賢人隱剛柔始交而難生未可有為盤桓不往非隱而何

九二包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物生必蒙故乾坤之後繼以屯蒙屯則建侯以治之蒙則立師以教之不知義理謂之蒙蒙由於不學不學由於不教教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此之謂善教善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魁人名士在乎疾學疾學在乎尊師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慚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是以往教不化召師不化師必勝理

行義然後尊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卦之四陰皆蒙也初發蒙四困蒙五童蒙惟三行不慎所謂不屑教誨者故不得與於蒙之列九二包之上九擊之皆師道也訓蒙而至於擊之君子以是操之為已蹙矣然書有教刑禮威榎楚為師者徒包之而不擊之亦何以發其蒙也發蒙者擊之所以禦之如禦寇然禦寇之道在未至而豫禦之猶發蒙之道在未發而豫禁之春秋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子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

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故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其道在家人之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君子賜與其家亦猶慶賞於國忿怒其臣妾亦猶刑罰於萬民若是則何嗃嗃之有君子事父如事君事兄如事長使子如使民若是則何嘻嘻之有嗃嗃失於嚴嘻嘻失於褻與其褻也寧嚴父道猶師道師道猶君道故曰家人有嚴君焉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陰陽應象大論篇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注云陰凝上結則合成雲陽散下流則注為雨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地雲憑氣以交合故雲出天愚謂需雲上于天六四出自穴所謂地氣上為雲雲出天氣也穴在地地氣上升于天則成雲而為雨雨出地氣故曰出自穴內卦乾為天天氣在下地氣在上則成雨不曰雨而曰血者坎為血卦也卦無殺傷之象象曰順以聽安得相害相傷王注失

之至上而窮窮復反下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故上六曰入自穴一出一入其象昭矣出則雲凝入則雲散亦無險極而陷之象天文箕爲敖客東北之星天位也故乾三陽有敖客之象焉張嗉爲廚主觴客上六象之位乎天位者九五一人而已三人雖不當天位而爲天之敖客上六敬之如大賓故終吉凡客必速不速似失禮而上能敬之則雖敖客亦不敢慢故象曰未大失也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需有坎離（三四五互離）氣味兼焉

故九五有酒食之象而上六客來亦以此鍼解篇曰人陰陽脈血氣應地注云陰陽有生成交會脈血有盈虛盛衰故應地愚謂氣陽血陰雲雨之象人氣行為血地氣蒸為雨豈必殺傷而後為血哉人之一身氣為衛血為榮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氣行而不留血濡而不滯如環無端轉相灌注此之謂順反是則逆逆則生病故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在人身為氣為血為竅在天地為雲為雨為穴而人身亦有三百六十五穴以應一歲以

通榮衛其在天地則竅於山川而出入氣通焉此需四
上二陰所以取象於穴歟俗儒之説易見血謂之傷見
穴謂之陷不知易象者也險極則平何陷之有
天與水違行訟訟之象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之義
也水流溼火就燥乾為燥坤為溼故水與地為比天與
火為同同與比皆順從也天水違行違則逆矣焉得順
從不順從故訟火生於溼水生於燥鶡冠子曰地溼而
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傷於燥則地不生火傷於溼則

天不生水京房曰天下見水陰陽相背物何由生謂偒於溼則天不生水萬物生於水火天不生水則物無由生此天水違行之義也荀爽謂天西轉水東流失之矣天西水東始雖相背後卒相逢是合也非違也卦名為訟何哉訟之言凶也險而健謂之凶京房曰金與水二氣相資父子之謂健與險内外相激家國之義水違天猶子違父是為倒子亦曰很子堯子丹朱之象也書云嗣子丹朱開明見史記帝曰吁嚚訟可乎嚚訟者頑凶也

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罔水行舟朋淫於家此之謂頑凶頑凶者險而健也故

丹朱有嚚訟之目卦名訟者以此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其象見於召南行露之詩

行露者訟之辭也强暴之男侵凌貞女貞女不從故訟

其首章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當不從朝不

永所事之象也其次章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其

卒章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言視牆之穿知鼠有

牙視屋之穿疑雀有角鼠信有牙矣推類求之雀雖無角而似有角焉小有言之象也其事不永其辯卒明初如貞女其象亦如之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水違天猶子違父臣違君皆曰訟不必聽訟然後謂之訟也克勝也臣與君爭不勝而逋剛來得中幸而獲免其象在巧言之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河之麋乃其

邑也無拳勇微且尰故不克訟居河之麋歸而逋也爾勇伊何其形健也為猶將多其心險也爾居徒幾何邑人三百户也此周之逋臣訟二象之爻言无眚象言患至二得中故无眚而免於患者以此春秋衛之孫林父乃臣與君爭而勝叛據於戚者也吳季札自衛適晉將宿於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猶在殯而可以樂乎君謂獻公遂去

之而不宿焉叛據於戚竄也辯而不德自下訟上也燕巢於幕患至掇也懼猶不足焉能无眚其危甚矣孫林父之免於戮也幸矣哉上九終凶而爻不言凶何也九雖居終而位在上非自下訟上者故不言凶自下訟上者不臣不臣者殺春秋僖公二十有九年衛殺其大夫元咺衛侯鄭歸于衛公羊子曰此殺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于元咺也曷為歸惡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言元咺有不臣之辠衛

侯得殺之豈徒三褫鞶帶而已乎故自下訟上其象在二而不在上也不臣者災及其身不子者用殄厥世易象成而亂臣賊子懼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戰國策曰寧為雞尸毋為牛從然則為尸者九二也一陽為尸羣陰為從三體柔而志剛不為從而亦欲為尸故凶春秋宣公十有二年晉楚戰于邲是時晉荀林父將中軍中軍者軍之元帥所謂尸也林父欲還不欲戰其佐彘子不從故荀首曰此師殆哉

有師而不從㝅子尸之必有大咎尸之者即六三之輿尸故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輿尸者師之進退以輿為主凡帥師者謂之帥賦輿故曰輿尸楚令尹南轅反旆王用伍參之言改轅而北則師之進退在輿明矣或訓輿為衆失之然則輿人亦非衆歟曰非也一輿有七十五人故曰輿人人三為衆豈輿之謂哉訓詁之學莫精於漢至後世而益亂矣孰能正之輿人即車人也周禮縣師職云會其車人之卒伍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鄭康成曰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愚謂三驅驅之言阹也所以遮禽獸驅通作阹省作去田獵有驅逆之車故春秋左氏傳曰千乘三去音驅三去之餘獲其雄狐三去猶三驅也上林賦曰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注云因山谷遮禽獸為阹長楊賦曰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

豹狖貜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陸縱禽獸其中焉陸而曰周是合圍也失三驅之義矣且發民捕獸亦非邑人不誡之義也魏書薊則傳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上大怒收督吏將斬之則諫乃已三驅失禽古之禮也失鹿斬人異哉然則三驅之禮自漢以來不行久矣三驅者三面遮禽獨開前面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上在後初在前虞仲翔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愚謂初

六爻辭曰終來有它吉初不應五故曰它五不及初故曰失人皆知得之為得不知失之為得失之乃所以得之也故前禽雖失初六終來猶禹征有苗攻之則逆舍之則格惟能格之故能來之象曰不寧方來比之謂也不寧者不寧侯謂諸侯之不來朝者不寧方來則莫不來矣不來者惟上六耳故六爻上獨凶或謂三驅者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此殺也非驅也驅當訓為陆谷永曰大路所過黎元不知所謂邑人不誡也

不淫於獸不擾於民古之田禮如此故九五顯比取象焉

上六比之无首凶乾无首吉比无首凶陽吉陰凶首皆指上也逸周書武順解云元首曰末末在上具象為首其義為終自下至上為終自上至下為首无首者无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故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左傳風淫末疾末疾者首疾謂風淫則頭痛是為頭風故賈逵注左傳亦以末疾為首疾謂風眩也杜預撥弃漢注以末為四肢失

之矣首在上不在初程傳首為始亦失之比卦有始无終故後夫凶首非始也四末見内經然内經仍以四肢為本首為始亦見爾雅然爾雅以徂為存亂為治曩為曏故為今古訓各有所當豈徒一端而已說文木下曰本一在其下木上曰末一在其上木心曰朱古文朱一在其中人身亦然足為本首為末心為中木無頭曰不古文櫱此後夫之象歟比无首猶木無頭不者孤臣孽子不得志於君親孤立於外窮無所歸者也象傳謂其道窮

者以此故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易林比之繇云鵲足
郄縮（音燭切）不見頭目足指初頭指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小畜
内卦本巽初變為乾故稱復呂氏春秋曰本無異則動
卒有喜初為本陽為喜陰動變陽復其本矣無異者言
不異心於應也髙誘謂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所
謂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不曰无咎而曰何其咎者初居
世四應之畜乾者四也則初不能无咎矣然初與二牽

四與上合明初不應四四亦舍初巽德相違同德相合何咎之有故初復自道二亦不自失者以此坎為血上既雨故血去乾為惕乾三夬三皆稱惕三說輻故惕出明三不能進上來合之四上交孚則畜道成矣故无咎巽為風風化為雨故曰既雨内經曰風淫交爭風化為雨巽為婦婦道无成雖正亦危故曰婦貞厲月十五盈乾甲十六見巽辛卦内乾外巽故曰月幾望風行明不處既處明不行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皐人也故曰君子征凶大畜陽畜乾

至上而道大行小畜陰畜乾至上而德積載積者陰氣也陰伏而沉故稱積載者陰德也厚德載物故稱載至此則陰疑于陽故又稱疑疑讀為擬與載協言陰不能獨成必與陽合而後畜道成也王弼謂大畜之盛在四五失之矣彖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止健者上也四五何與乎或謂小畜六四彖辭上指五亦非也三稱妻上稱婦皆象四則四上合志又何疑助之者五也故曰富以其鄰四上皆鄰於五而五能以之明畜道之成五實

有力焉周易集林襍占曰巽化為坎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小畜上九有既雨之象巽化為坎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彖傳曰履柔履剛也履與乘承不同乘者剛在下柔自上乘之承者剛在上柔自下承之乘多凶承多吉履者不上亦不下非乘亦非承躡其跡而隨之或謂兌柔履乾剛非也虞仲翔謂兌剛鹵非柔其說良是六三志剛安得柔乎且卦象虎尾以乾為虎

亦未之前聞而仲翔謂履與謙旁通謙坤為虎艮為尾乾為人乾兊乗謙震足蹈艮故曰履虎尾其説殊鑿履者踐也下則陷上則危故詩曰履薄氷易曰履虎尾卦互離巽離目巽股體皆不正故有眇跛之象巽為躁卦故又象武人巽卦初爻之象三體柔而志剛有武人為于大君之象四多懼故曰愬愬終吉三正當虎口故曰咥人凶三兊四乾皆象虎尾吾不知乾履兊乎抑兊履乾乎兩説皆未見其然也漢光武幸章陵舊宅燕宗室宗室諸

毋酒酣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而柔今廼能如此光武聞之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然則履虎尾而不咥者亦唯以柔道行之而已列子曰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凡有血氣者皆然逆而犯之未有不怒者也故養虎之法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順者固不使之怒亦不使之喜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非中也馴之以順

調之以中乃所謂柔履剛之道雖猛虎亦可化為仁焉三陰居陽而凶四陽居陰而吉無他一逆一順也是謂迎隨迎者迎其方來逆而犯之故未免咥人之凶隨者隨其方去順而從之故終得愬愬之吉彖傳曰說而應乎乾明非兌履乾亦非乾履兌說而健和而嚴喜怒不形順逆兩化萬物為一體異類皆同儕何虎尾之不可履也或曰四承夬履之五安得不懼然則人臣之事暴君其猶履虎尾歟誠得其道又何暴君之不可事哉卦

之始終本末惟上與初復之元吉在初所以開其先也履之元吉在上所以善其後也君子不以隱顯異心亦不以窮通改節獨行願者初之窮居不損大有慶者上之大行不加自始至終由本及末視履於上一如素履於初則履道成矣上九所謂其旋者以此天道盤旋不息於素故履初曰素履上曰旋考祥者祥有善惡未定之名繫以元吉則大善而无纖介之惡矣復起於初履成於下故曰復德之本履德之基本在初基在下成於

上者未有不基於下者也



易說卷一

易說卷二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荒古作巟說文云水廣也又大也包巟用馮河水之廣且大者莫如河非包巟之象鄭王弼訓巟為穢失之荒漢隸皆作巟見孝廉柳敏碑又堂邑令費鳳碑云大巟无射之月則知荒古皆作巟矣愚謂廣大為巟包巟者包容廣大廣大者聖人主泰之心故象曰包荒得尚于

中行以光大也正大光明包荒之義盡矣太元曰淵潢洋包無方馮河者包荒之象非暴虎馮河之謂也果斷剛決奮發改革是王安石熙寧之政適足以亂天下而已莊子曰河潤九里九者乾陽之數河發源于西北從乾位來九二適當其位故取象于河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謂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不遐遺者不忘遠也邇莫邇于朋謂初三兩陽二與之比所謂密友親賓二若以為朋而泄狎之則非大公至正之道矣朋亡者不泄

邇也古無朋黨之名訓朋爲黨失之解二陽爲朋而不相比朋之遠者也泰三陽爲朋而相比焉朋之邇者也故解四朋至泰二朋亡坤喪朋有慶音羌復朋來无咎亦若是而已坤羣陰爲朋故欲其喪復一陽無朋故欲其來此易之所以取象於朋也豫四一陽無朋與復初同義蹇五二陽爲朋與解四同義咸四三陽爲朋與泰二同義而咸四不中不正故有朋從之戒不若泰二之正大光明詩曰景員維河言景大員均如河之潤無所不包此馮河之象也

否之彖傳曰內小人而外君子然則內三爻皆小人矣否初象辭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王注云志在君故不苟進豈有小人而能不苟進者哉自古小人君子皆志在君者也小人而志在君則必長君逢君其志從君不從道君子而志在君則必匡君拂君其志從道不從君故否泰初爻皆以拔茅取象泰初君子爻繫以吉喜之也否初小人爻繫以貞戒之也言能如是則為君子貞不如是則小人吉而已否二爻辭所謂小人吉者以此

彖傳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然則外三爻皆不利矣

而九四爻辭曰有命无咎疇離祉何謂也疇與儔通葢

謂儔匹指外三陽太元曰陰窮大泣陽無介儔離之劇

同一陽也無介則儔離劇有命則疇離祉劇言惡則祉

言善矣有命者天之命歟非也春秋之義有君命則書

非君命則不書九五中正居尊有命者五之命也否泰

皆人為之非天命之唐開元用姚崇宋璟而天下大治

疇離祉也天寳用李林甫楊國忠而天下大亂儔離劇

也當天寶之初張九齡猶在位而志不行非所謂陽無介駁無介者謂無助也一君子豈足以勝小人哉否至四而君子之志行故至上而小人之否傾焉上之傾否實本於四之志行四之志行也九五大人之所以吉也故曰有命无咎疇離祉文言有命象言志行者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之謂志行小人從君者也焉能行故君子尚志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說者謂苞桑言

其固非也諸侯亡國自稱喪人桑之言喪也繫于苞桑者喪亡之象也古者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者吉主練祭以之桑者喪主虞祭以之既練而埋故曰桑主不文則桑非吉祥明矣苞謂蘖餘亦柔脆之物故詩云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何固之有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于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繫苞桑猶繫葦苕焉爾若曰危哉危哉喪亡其將至哉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鄭

康成謂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康成此解雖與孟子不同然實有至理孟子斷章取義非正義也然則無道者引不亡之徵故自比於日有道者抱其亡之恐故自比於桑日者實也桑者喪也觀彼之凶則知此之吉矣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一說休否者世亂思治民勞思休苞桑沃若其下可以休焉詩云菀彼桑柔其下侯旬菀茂貌旬言陰均人庇廕其下

者均得其所賈逵云桑者木中之衆禮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射天地四方者取其長大能統衆也故曰繫于苞桑苞桑而云繫者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繫民必以信不信雖固結之渙然離矣故曰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令夫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惟其信之故能繫之惟其繫之故能休之昔者太王去邠邠民信而從焉由是亡國而得國無民而有民雖去邠而復

興於岐山之下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穀梁傳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誠如是則與太王去邠何異紀侯安得亡哉

六二同人于宗吝舊說謂應在乎五唯同于主用心偏狹鄙吝之道後儒從之且為之訓曰宗黨也謂二同于五為黨也獨不思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二五交孚君臣一德何吝之有卦辭云同人于野

亨乾為野互巽為同二上同于乾中正而應亨通之義也則又何說而取吝哉易之取象各以其類同人曰野曰門曰宗曰陵曰墉曰郊則宗非黨明甚按禮記檀弓鄭注宗在廟門內之西牆然則宗猶墉也三之象與四與二僅隔一墉四欲同于二而三為墉以隔之故曰乘其墉二應五而比三三在內卦之上有門內西牆之象同人于門內未為大同二不同于五而同于三則吝之道也三為離火惡人二與之比故有戒辭焉京氏謂少

者為多之所宗大有六五為宗則同人以六二為宗矣六五得尊位大中六二雖得位得中小而位卑故各其說亦遙當兩存之京氏曰火上見金二氣雖同五行則悖吉凶之兆在乎二五愚謂同人象革皆火承金六微旨大論言承氣有六金位之下火氣承之亢則害承乃制謂金亢則傷於爍火制金使不至於亢同人之象也先號後笑克用大師言金之遇火以相克者相成故象曰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五之與二大言險與陽小言夫

與婦乾位西北亦非純金金畏火故先號然非純金而兼壬水水壯火妃婚而就火其意樂火故後笑說本素問難經存以備攷一說得雋曰克謂克三也言相克者首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所謂同心之言以此春秋齊侯取運何休曰以言語取之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草冬生不死者名曰宿莽陵謂山陵離騷云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王逸註云阰山名搴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旦

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也夕入洲渚采宿莽下奉太陰也然則陰為宿莽坤伏乾中是謂太陰太陰指二陽為高陵乾位天德是謂太陽太陽指五伏于宿莽以窺二升其高陵以望五故象曰敵剛也離為伏戎乾為大師地中有水得乾中畫可謂之師未可謂之大師離陰在中故稱伏伏則安能興乎至三歲而大師興伏戎散矣故象曰安行也虞氏云爻在三乾為歲故稱三歲

大有初九无交害隨初九交有功交皆謂上下交大有

隨初皆敵應敵亦曰交有功斯有害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謂近相比遠相應情生利偽生害相感則相取相取則相攻所謂交之害者如此晉文欲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古享饗通大有九三有功而王饗故有此象占曰小人弗克言君子有功小人有害故象曰小人害也占者視其人以定吉凶初九之交也雖无功亦无害故曰无交害初

交四四不正疑有害然四匪其旁惟其正古旁彭通詩云祝祭于祊祊謂門旁故祊從示從旁省訪說文作鬃然則祊或從彭或從旁省其義一也王注彭作旁必有據矣謂旁行而不流故不失其正也其才明明生正初雖交四四不害初豈非以其正乎三有功兼有害初與三非比非應故无交亦无害者以此隨初亦交四四亦失正而初在道者也震為大塗故曰在道四與之交孚故曰有孚則初有功于四矣初震之主震動則明雷在地中嚮晦入息雷出地上蟄蟲昭蘇盎明則動動則明故雷電

相應明動相資初之有功於四者以其明也故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必離而後爲明失之固矣凡陽皆明離陽附於陰故麗而明坎陽陷于陰故幽而明艮陽止于上故定而明震陽起于下故動而明明莫盛於乾故曰大明自此退於巽揜於兌而滅於坤

象曰地中有山謙說者謂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下非也象曰地中不曰地下見乃謂之象地下有山其誰見之於是學易者謂易有虛象妄矣六十四卦皆

實象安得虛聖人曷為設此虛象以惑人哉重乾而象曰天行者天行不息故上下皆天重坤而象曰地勢者地勢不平故髙下皆地然則天中有地地中有山地在天中僅一點耳山在地中亦不過一抔土一拳石而已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此謙之情謙之義謙之象也太元以少象謙得之矣若云至髙而屈於至卑無論其無此象即有此象而意中先作一髙之想復設一卑之形又抱一屈之憾何謙之有乎此不知易象亦不知地

理者也晉陳遵善於地理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西北之地崑崙最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乎地最高為崑崙猶天最高為北極北極不可見故崑崙亦不可見欲求其地以陳遵打鼓法求之即得之矣說者謂地無崑崙亦可謂天無北極此不知地理并不知天文焉知易象哉最高者地中也北極為天

中崑崙為地中夫以穹隆之山而托體於廣大之地逼而視之非不穹隆也遠而望之曽不及培塿乃謂山至高地至甲豈其然乎君子觀地勢不平之象故多者利用裒少者利用益則物得其平矣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多莫多于滿裒者滿之招寡莫寡于謙孤寡不穀自謙之稱益者謙之受一裒一益乃天道地道人道鬼神之道也裒鄭荀董蜀才皆作捊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也謂抔其多益其寡還謂裒斂也多則斂之寡則益之

六三盱豫悔盱訓為大漢書谷永傳廣盱營表晉灼曰

盱大也音吁初應四故鳴豫三承四故大豫說文云盱張目也亦張大之義翕目為瞑古瞑字俗作眠張目為盱上六瞑豫與六三盱豫相反一翕一張皆不可長故上成有渝三遲有悔而上獨繫以无咎者内視反觀改過之漸无咎者善補過故不言悔其象為事有成成有變變有渝渝无咎說者以瞑豫為昏冥不反安得有渝且无咎乎樂不可極故大豫悔生變則得正與上相應故不言凶凡象言窮皆指上豫之窮凶不在上而反在初者初

臨世上應四故意得而鳴極豫盡樂在初而不在上也王注失之豫本震卦初變為豫小人臨世故六爻初獨凶升極則消豫極則變故豫上无咎升上利貞而皆曰冥者陰稱冥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笄以聚髮兼以固冠古曰笄漢曰簪說文作先首笄也言今之簪即古之笄明簪起於秦漢古先字訓為連不訓為聚非聚髮之笄何以知之三傳三禮及先秦諸子之書皆言笄不言簪惟

一見於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注云簪連也謂衣裳殊復者連衣裳不殊之及其襲也則云鬠笄用桑鬠謂㑹髪仍言笄不言簪則簪非聚髪之笄明矣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此漢人之説不足據也古易簪作戠與得協宜從之禹貢赤埴鄭本尚書埴作戠孔疏云戠埴音義同考工記摶埴之工然則合土之工為摶埴戠者合也盍戠盍簪皆連合之義或依晉易作簮亦可盖言連合友朋則近於黨故九四未免於疑

名公猶疑周公周公安得不恐懼乎爻言勿疑猶勿貳
行之以誠毋貳爾心則志大行也爻言得又言疑象言
志得謂其志得疑謂其志疑爻象互相明學者尤當玩
大都疑國大臣疑主四多懼近也疑則安能無懼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
在道以明何咎初剛來下柔内卦之主故稱官六二乃
門内之人九四敵應其同德也初能近舍門内之交而
遠交同德則貞吉而有功陽為明震為道初四交孚二

陽相合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建故初曰有功四曰明功陽明陰暗陰道无成陽能幹事象言明功者以此三稱得四稱獲三求四四獲三皆非其正故曰其義凶也隨家陰隨陽陰不能獨立故陰為陽所牽陽為陰所係隨三陰皆稱係謂係於陽其係也或係初或係四或係五其心不專其係亦不固故象曰弗兼與又曰志舍下言係此則失彼係上則舍下惟其所擇而無適從皆未盡係之之道者也至上而窮獨係於五其心專其

係固非徒係之又拘而維之其結綢繆而不可解雖弓膠昔幹不足以喻焉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焉能使係之之固至於是哉此大王遷於岐山豳民從之之象也故曰王用亨于西王周之王也始基之矣故稱王王指五象言窮者謂係之之道至此而盡亦至此而極矣兌陰揜陽故兌五孚于剝隨陰從陽故隨五孚于嘉陰爲剝陽爲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者事也故六爻皆言事獨

上九一爻高尚其事言非無事亦非在事外其事在千古不屑屑於一國一家之事所謂貴而无位髙而无民也貴者天爵位者人爵上九有天爵無人爵王弼謂初上無陰陽正位誤矣無爵位故亦無民人說者謂乾無陰故無民如其說則乾五亦無民豈獨上乎聖人作而萬物睹首出庶物而萬國寧萬物萬國皆民也孰謂乾無民哉乾上有悔者亢也髙而不亢何悔之有大有大畜之上九皆曰尚賢豐上无人无賢人也則上九一爻

誠非賢人不足以當之矣易尚賢人尤重高人故位於王侯之上而加以高尚之名太元羡首之上九曰高人吐血猶詩云碩人之軸蓋言病也至戰國而妾婦之道盛行於天下於是世無高尚之人矣其時有好事者造為太公誅狂矞之説韓非稱之曰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見也太公望誅之周公旦曰狂矞天下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

故以為首誅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正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安得謂之亂法易教而聖人作易曷為而倡此亂法易教之辭太公望之賢或不及周公之聖然亦何至悖戾若此哉韓非又謂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不畏重誅不利厚賞不可以罰禁不可以賞使此之謂無益之臣當以太公誅狂矞者誅之然則韓非之死晚矣世稱李斯妬而殺之非也漢有商山四人者其高尚猶周之二老司馬溫

公修通鑑削而去之豈非通人之一大惑乎

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臨無咸象而初二兩爻皆繫以咸何也臨觀反對故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二陽在上羣陰觀之爲求二陽在下羣陰從之爲與凡易言與者皆相與也臨三比二而相與于二臨四應初而相與于初臨五應二而相與于二臨上非比非應而志在内之二陽大過象辭所謂過以相與者亦見於此故臨謂之與言羣陰皆從陽也無心之感爲咸令夫

鼓琴者按徽求之七弦無不相應然猶一琴而已試以兩琴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宫宫動鼓角角動無心之感也有心之感不靈雲從龍風從虎龍無心于雲而雲從龍虎無心于風而風從虎非感之至靈者乎鳳飛而羣鳥從之者萬數鳳無心於羣鳥而羣鳥從焉琥珀拾芥磁石引鍼物類之無心而相感有如此者故天地無心而感萬物聖人無心而感萬民此卦之所以名咸也臨之初二兩爻亦無心而感羣陰羣陰莫不從之故皆

繫以咸臨者以此然則臨二象辭所謂未順命者何哉周官有師氏保氏兌講習臨教思師保謂之臨故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臨之二陽有師保之象未順命者言師保君之所受教而非奉令承教于君者也古未與非同義呂氏春秋未無知也猶非無知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愚謂陽一陰二一陽也復二比初臨三比二皆有含一之象故六二休復六三甘臨休與甘皆美也則

宜皆利矣乃復二吉而臨三无攸利何哉象曰位不當也葢以甘臨未爲不美美而无攸利者失位使之然本非其咎也王弼謂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誤矣甘臨猶甘節一當一不當非皆以其位乎甘節者當位以節甘臨者失位以臨則其无攸利也宜哉然人情喜甘而惡苦臨三正當兊口故稱甘有喜而憂何咎之有且既憂之雖有咎亦不長矣故節三之嗟臨三之憂皆當兊口爻皆繫以无咎者以此佞邪說媚不正之小人安得

无咎而說媚之人又安得有憂之象也易重時與位非其時无其位則仲尼為旅人畏於匡絶糧於陳微服於宋固无攸利矣然而何損聖人之德故凡易言无咎者皆君子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臨者非耳目智巧之謂也故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有所不聞則聽有所不見則明有所不知則智去三者則治任三者則亂豈非以一

人之耳目智巧為不足恃乎今夫為車者數官然後成
為國豈特為車哉衆智衆能之所合而成也大君臨朝
千官奔走莫不盡其巧畢其能故大君之所不能也乃
能之大君之所不知也乃知之恭已脩德而天下化成
矣然則大君無為故能使衆為大君無能故能使衆能
大君無智故能使衆智且天下至大也一人至寡也而
恃一人之耳目智巧欲以周乎天下焉往而不窮窮而
反以自多此之謂重塞之主孔子恐人以耳目智巧為

知臨也故特為之揭其義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其示人者切矣極者中也極為天樞極星雖動天樞不移天之中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建極所以行中繫辭曰易有太極大中謂之太極六五得中九二應之以剛不自用而用人故其象如此用中於民舜之大知漢明察察其知小矣況作聰明以亂舊章者乎是故有道之君用其中以涖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事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握萬物之原官諸生

之職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一行中而大君之宜盡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謂之賓何也蓋聘賓也虞翻注引詩莫敢不來賓齊魯韓三家詩則四為䀢聘之賓矣故象曰尚賓古尚上通明聘賓有介上賓謂正使之賓國之卿也何以知之以聘禮知之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請觀者觀國之光也曷為謂之光春秋傳吳季札聘魯而請觀於周樂得聞

十五國之風雅頌及六代帝王之樂見舞韶箾而有觀止之歎焉晉韓宣子聘魯而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然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者盡在於書古者請觀之禮如此此之謂國之光陳厲公生敬仲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謂四爻變為否乾風行著土而照之以天光故在異國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然其言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庭實雖多玉帛雖美不過國之財賄而已曷足謂之光而以此區區為

天地之美乎周史之說陋矣孔子觀禘禘之灌也威儀最盛故子欲觀之威儀亦國之光也適齊聞韶重華協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光皆見於韶舞若夫陳庭之楛矢楚江之萍實周廟之欹罍孔子亦觀焉均未足謂之光也聘賓請觀而訝帥之三與四比訝之象舞觀光者自門而入得其門者或寡矣初之童觀二之闚觀皆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聘日歸大禮自聘至私覿凡十餘節蓋至日中而後禮成

又有受饔餼之禮既受饔又祭其祖禰如饋食則日暮人倦可知而汲汲於請觀者蓋以大觀在上故急欲觀其盛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者亦以此說者謂使者公事未畢而私為道觀且以聘禮記為悞失之甚矣請觀者先請而後觀不與受饔同日也（請者請於主君在受饔之後觀則異日可知）禮樂詩書光於千古威儀辭氣光在一身觀者觀諸此然則上九曷為而曰志未平觀有山岳之象安得平志未平者中正以觀天下貴而不驕高而不亢歟（京房易傳）

曰經稱覲其生言大臣之義當覲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孔疏謂膚是柔脆之物故後儒從之云祭有膚鼎肉之柔脆噬而易合者如其說則安得有滅鼻之象乎噬膚滅鼻猶易林所謂餔糜毀齒失其道理者也言糜粥不毀齒猶膚肉不滅鼻故曰失其道理易之取象豈若是哉愚謂噬膚猶剝牀以膚切近災者故象曰乘剛也按漢書哀帝冊免其舅丁明曰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顏師古云噬膚

者言自齧其肌膚明乃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不忍加法也六二切近初故象噬膚君子之用刑也有不忍之心故六三小吝九四艱貞六五貞厲皆有戒辭焉六二體柔而中正用刑於初如自齧其肌膚初剛小人也故痛懲而大戒之至於滅鼻其傷甚矣而其占无咎者蓋其用刑雖不若九四如矢之直六五如金之明斷獄無取於剛金言明也內經曰金發而清明故廣雅以清明為金神禮記曰金次之見情也注云金炤物言能照見其情故六五爻辭曰得黃金五體離而得中黃言中金言明也然其不忍人之心雖與體

而有肌膚之愛故服臯受刑之人至於傷其息主而終無怨心其占无咎者以此噬嗑四互坎艮艮為膚為鼻鼻沒坎水中隱藏不見故有此象一說膚微脆鼻堅強以微脆之形陷堅強之體積漸使之然六二乘剛之象也初倒艮象鼻二柔如膚而乘初故其象如此古有倒字倒孛為突古作𠫓倒子為幻古作𠄔然則卦有倒象古矣

六二賁其須須當讀為斑按禮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

邊須音斑庚氏云以鮫魚須飾竹成文象傳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下卦本乾柔自坤來文剛而初剛不受飾故二上文三三互震震為蒼筤竹而二來文之魚須飾竹之象也初應四故義弗受二飾二比三故二與上興而三有濡如之象說者謂自三至上有頤象二在頤下象須其說似是然初象趾二象須須不當在趾上失其義矣賁為襍色襍色為斑孔子卜得賁曰不吉以其襍也物相襍謂之文故賁為文象傳氏云賁古斑字文

章貌王肅讀如奔古奔斑同音故賁古作斑通作般假借字見集韻然則賁與須皆可讀為斑也一說須訓動尒足有須屬須屬者獸曰𧰼人曰撟魚曰須𧰼者奮迅撟者夭撟須者鼓頣皆狀其動皃故象曰與上興興者動之象言二隨三動其占在三三吉則二亦吉矣故三有永貞之戒而二不言吉凶

上九白賁无咎白者五色之一色非无色也考工記畫繢之事後素功謂畫繢之功素在後葢皎皎者易汚故

畫繪先布彩後加素然後五色宣明故曰素功言功成於素也子夏問詩素絢孔子以後素解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其不學禮故雖有美質而終不成然則畫繪之功成於素忠信之質成於禮上九賁之成故曰白賁无咎後儒謂白賁復於无色似悮解襍卦傳傳言賁无色非謂白无色也无色則闇焉得白乎賁无色者猶序卦傳所謂致飾然後亨則盡也說文曰白西方色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賁上

一陽合二陰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安得謂之无色哉

物至西方則老書曰皤皤良士仡仡勇夫仡仡言其壯

皤皤言其老也月白為皎日白為曉鳥白為皠人白為

皙霜雪白為皚艸華白為皅玉石白為皦老人白為皤

故賁四稱皤賁上稱白蓋西方之象若此

初六剝牀以足六二剝牀以辨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

牀以膚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巽木為牀故皆稱

牀辨為分别古文作釆象指爪故虞翻曰指閒或曰足

上初為足二為飛牀第不踰閾宫人之象故六五稱宫人太元内首之次二曰邪其内主迂彼黄牀測曰邪其内主逺乃寧也黄牀象坤陽主外陰主内故曰内主初二皆在内而位下非内主乃宫人又逺於上故剥足剥辨猶未成災至四切近則災成矣月暈於外其賊在内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此切近災之謂也茍不逺之則挾媚道用奄變至於酖毒扼昧無所不為焉得寧乎三居五陰之間亦在剥之之列而其占无咎者應乎上也宫

闈之内若見鷹鸇衆女爭先一人獨退反觸羣陰之怒焉象言失上下者以此六五比於上而獨親故不稱剝羿為魚陽包陰故稱包陰從陰故稱貫三與五皆陰三失之而五能以之則五為内主衆陰皆從明三亦在貫魚之次矣五得中而承上蓋内主之正者也内主邪利用遠内主正利用親故曰以宫人寵无不利坤為輿艮為廬上為果剝於上而復生於下者果之象也天地之心亦於碩果不食見之晉書后妃傳曰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剝取象

於牀以此

復亨出入无疾剛反故亨反復故疾疾謂勝復之動時有常而氣無定也天有六氣上三氣天主之下三氣地主之上勝而下病下勝而上病上勝則天氣降而下故下病下勝則地氣遷而上故上病一升一降一出一入而病生焉勝復無常數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復已則病不復則害此傷生也說者謂有勝無復復氣已衰衰不能復天真傷而生意盡矣然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復

見天地之心蓋以此勝有徵甚復有少多復而反病者
居非其位謂客居主位則主勝之故反病一陽來復為
主於内居得其位故无疾虞仲翔謂入巽成坤為疾出
震成乾故无疾其說得之又云十二消息不見坎象非
也坎離震兌四正卦十二消息皆不見豈獨坎乎老子
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
曰靜是謂復命陽復於初所謂歸根復命也何疾之有
哉彖傳曰剛反何也老子曰反者道之動蓋言震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頻古作顰水厓也從頁從涉一為水顰之顰一為顰蹙之顰故舊注云頻復頻蹙之貌後人別作濵字為水濵而省顰作頻為頻頻之頻訓為比不訓為屢（屢古作婁後人加尸）何以知之以法言及廣雅知之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言人之頻有如鳥之羣故楚語曰羣神頻行注云頻並也並行猶羣行也於文相背曰北相从曰比故廣雅云頻頻比也蓋本法言而為之訓如其訓則頻復者比復也比與獨對初為卦主四得正

而應初故曰獨復復而云獨者言四初相應從道不從人也三不中不正遠初而比二二近初而下之故文曰休復象曰下仁三不能獨復比二而偕復也逸周書謚法解云擇善而從曰比六三比二偕復是謂擇善而從故象言義无咎者以此如屢失屢復則無恒之人也無恒之人繫以无咎恐無是理後漢呂布傳稱布性決易所為無常其督將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輙言悮悮事豈可數乎如屢失屢復而繫以

无咎則呂布亦可謂之无咎矣有是理哉頻訓為數見於廣韻不見經傳及先秦諸子史漢等書僅一見於列子黃帝第二篇汝何去來之頻蓋煩猥為頻也逸周書樂有三豐豐有三頻三頻猶三多也晉孔晁訓頻為數失之列子為後人所亂焉足信乎史記多俗字瀕皆改作濵惟六國表秦靈公八年城塹河瀕仍作頻不作濵蓋表讀者少故無人亂之毛詩顰皆改作濵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仍作頻不作濵後漢顯宗紀永平十七年甘露仍降唐章懷注云仍頻也說文仍訓為因仍舊謂之因古未有訓仍為頻者乃

後世方言非古訓也後漢鮮卑傳頻寇漁陽惟此一見而已前漢武帝紀天漢元年應劭注云頻年苦旱頻年猶比歲漢書皆曰比歲不曰頻年頻訓為比起於西漢之末頻訓為數起於東漢之末遂行於晉盛行於唐古無是語或曰據說文當依舊註為允蓋有過而顰蹙於外則知其自訟於中厲者不安之貌頻復之厲猶不節之嗟戚嗟其聲顰蹙其色皆狀其悔過之情故皆繫以无咎然則顰巽吝何也巽而頻則巽非出于其志矣謙

畢遂順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故象曰志窮言志窮而頻蹙形於外也繫之以吝不亦宜乎詩云國步斯頻毛傳曰頻急也急猶蹙也謂日蹙國百里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復者德之本本在初上其末也坤為先迷上居其末尤遠於初故其象如此德之本在身故上六爻辭皆據人身取象迷者心也心者身之君也神明之所出也師者肝也肝者身之將也謀慮之所出也用行師者膽也膽者

身之宰也決斷之所出也一心迷惑天君亂矣由是神明無主謀慮不臧決斷不果天命弗祐災害竝生逆從倒行亡神失國則行師安得不敗國君安得无凶哉靈蘭祕典以人身十二藏為十二官心者君主之官肺者治節之官肝者將軍之官膽者中正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脾胃者倉廩之官大腸者傳道之官小腸者化物之官腎者伎巧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君明則下安以為天下則大昌君不明則十

二官危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君不明者迷復之象其宗大危者以其國君凶也人身為國心為君衆官之所同宗三官失其職而心受其凶矣十二官尤重三官心為主而肝膽輔之此師之九二所以承天寵而懷萬邦師之上六一將功成於是開國承家而奉大君之命焉復之上六三官失矣故又有十年不克征之象正與師上大君相反故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乾二有君德師上有君道復上反之其心迷矣迷而求復雖復亦凶

易林復之豫曰三足無頭頭古音徒不知所之心狂精傷莫使爲明不見日光此上六迷之象歟

易說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說卷三四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董楊曾

欽定四庫全書

易説卷二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虞仲翔曰萬物出震謂雷以動之序卦所謂復則不妄也愚按漢郊祀歌十九章其青陽曰霆聲發榮壧處頃聽枯槀復產迺成厥命物與无妄厥命成矣衆庶熙熙羣生啿啿徒感切乾道變化長子之功帝出乎震各正性命專與萬

物靡有所屈无妄之化茂矣哉先王以茂對者謂對天也詩曰對越在天又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裒聚也時是也對配也謂配天也諸儒讀為對時失之矣按潘岳秋興賦云四時忽其代謝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托注引周易時育萬物北晉時先漢諸儒章句尚存故岳從古讀今當遵之育萬物者時也春息百長夏賞五德秋行五刑冬收五藏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風雨時五穀實草木

美多六畜蕃息所謂時育者如此

卦名无妄故有无妄之人无妄之福无妄之災何謂无妄之人四爲或人三爲邑人初爲行人四上下无常進退无恒故稱或或之者疑之也四互艮巽艮爲手巽爲繩内卦本坤坤爲牛九四以手持繩繫牛之象三四皆人位四兼而三正故三稱邑初自外來又體震故稱行坤變爲震牛象不見四繫之而初得之所謂无妄之人也何謂无妄之福牛以耕初得之二無以耕故有不耕

不菑之象富者福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望福而福自來故象曰未富也猶莊子云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言非數數然求之也吕氏春秋云武王至殷郊不耕而穫謂不戰而克之猶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所謂无妄之福也何謂无妄之災凡物失而復得者不為災睽初喪馬震二喪貝濟二喪茀皆當位故皆失而復得坤牛變震馬一失而不可復得者也二當位故失之而反享其福三不當位故失之而獨受其災匪正有眚至

上而窮故上九无攸利所謂无妄之災也九四无福亦无災故无咎非為邪非離羣故可貞貞則无常者有常无恒者有恒故象曰固有之也四亦匪正獨無眚災豈非以其貞耶春秋許世子止不嘗藥直書弒其君葢以藥弒之故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其防微矣臣子之於君父無事不極其謹嚴況有疾飲藥而可以試之乎試之而益其疾或因是而遂卒雖無弒君之心而以弒君之辠加之其誰曰不可五居尊位九四承之以貞故

勿藥有喜亦獲无妄之福焉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珪請命于河周公克敏沖人瘳愈所謂勿藥有喜也金縢之禱為沖人古有是說令之偽金縢豈足信哉史記蒙恬傳及魯世家亦云然而載璧秉珪則武王也分為兩事

天在山中大畜說者謂地以上皆天考之歷象地之上下四旁無非天也地在天心之一點說見新法歷書五運行大論篇帝問岐伯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馮古憑字岐伯曰大氣舉之也所

謂大氣者天之氣王氷亦謂造化之氣任持太虛落葉飛空不疾而下為其乘氣勢不得速焉凡處地之上者皆有生化之氣任持之愚謂物生乎氣氣本乎天故山能生草木而興寶藏者天氣在其中也如中無天氣則山塊然一拳石耳焉能起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徧天下哉不知天觀諸日日無時不行行乎地上為晝為明為晉行乎地下為夜為闇為明夷明夷誅也墨子曰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以此三聖王觀之則非所謂

攻也所謂誅也言有道誅無道也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說者訓夷為傷失之甚矣日出地平明乎上也日入地平明乎下也故曰用晦而明一出一入皆在天上其明不息所謂箕子之貞明不可息者以此或訓夷為滅尤失之妄澤能滅木地豈能滅日乎明夷本無傷象而序卦傳云夷者傷也蓋謂文王大難箕子內難故曰傷若夫日行天上晝夜常明何傷之有人隔地平故弗之見弗之見而因謂之傷可乎學者不明此象焉能

明易象哉不大畜則不大行畜之厚斯行之遠故山中之天取象於天衢天衢者房南二星北二星為四表中間為天衢之大道黄道之所經也葢天道於是大通矣故傳曰山川精氣上為列星此之謂也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内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故小而一物大而山川莫不有竅而天氣通焉釋名曰山産也産生物也說文曰山宣也謂能宣散氣生萬物也山中無天

何以宣氣而生物乎天在山中實象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六五豶豕之牙吉褚氏云豶除也謂除其牙豶訓爲除未之前聞也虞氏謂劇豕稱豶說文豶羠豕也韓非子亦云豎刁自豶俗名爲劇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能爲害愚謂童牛豶豕幼小之名按尓疋豕子豬[illegible]豶幺幼（[illegible]音倚）注云俗呼小豶豬爲[illegible]子最後生者爲幺豚然則童牛爲小牛豶豕爲幼豕信矣大畜畜物之家故取象牛豕四五兩陰之象也

王弼謂童牛象初豶豕象二失之矣牛豕皆陰非初二

陽剛之象且大畜養賢獸畜之而豕交之豈養賢之謂

哉止健者惟剛上一爻剛畜乾故卦名大畜說者遂謂

四畜初五畜二豈其然乎牙鄭康成讀為互互見周禮

張衡賦置互擺牲是也陸佃謂牙者畜豕之杙東齊海

岱之閒以杙繫豕說文豕象繫豕之形豕繫二足其行

豕豕然則牙與牿皆施於足也在手曰梏牛無手以前足當之見鄭志

小之時禁於未發蒙以養正作聖之功故四有喜五有幼

慶者以此莊子謂泰氏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孟子亦云舜居深山與鹿豕遊此四五兩陰所以取象於牛家也地秉陰竅於山川天氣於是通焉四五兩陰為竅一陽在上為衢（俗書互作牙故康成讀牙為互王弼訓為齒牙之牙非也陸向以牙為杙得之孔疏訓豶為防鑿矣）

頤上止下動全卦之義止吉動凶外三爻止也故皆吉内三爻動也故皆凶六三動之極故曰大悖上九止之終故曰大慶（音羌）此全卦之義也故六二爻辭曰頤征凶

蓋言征凶僅指一爻而已故加頤則征凶通指全卦象言一爻爻言全卦互相備也後儒誤讀失其義矣丘古音區與頤協故曰顛頤拂經于丘顛末也指上非初明甚

頤有龜象者外陽内隂陽象甲隂象體而初在下象伏龜伏龜者靈龜也龜能食氣食氣者神明而壽故稱靈頤十一月之卦其位在北龜為玄武蟄伏之時初陽在下象之鬼谷子曰養志法靈龜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故心氣一則欲寡欲寡則志不衰志不衰則理達而和通和通則

亂氣不擾于胸中故善養者必先養氣志志不養則心氣不固志意不實由是志失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養之道在寡欲故法靈龜内卦為震其體決躁志為欲所使不能不妄動以干時故有朶頤之象喪其神而失其靈先王之所以寶龜者以其靈也龜失其靈曷足貴乎爾謂初我謂上上為卦主故稱我初本也上末也舍本而覰末此之謂失其本心故凶虞翻好言象謂晉離為龜晉四之初故舍爾靈龜如其說則晉

四為龜咼為取象於鼠乎必離而後為龜固矣哉虞翻之言象也或云艮為山龜亦非艮在上不在初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然則卦之四陰皆養於上矣虎視之占非吉有宮鄰金虎之戒焉張平子曰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于宮鄰卒于金虎宮鄰者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世治則為臣世亂則為鄰也金虎者石氏星經曰昴者白虎宿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

亂之象也逐逐爲宫鄰眈眈爲金虎其衰周之兆乎而
其占无咎何也傳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
將爲狗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
苟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眈眈逐逐何咎之有趙王遊
於圃與左右觀虎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
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於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
君之目如此者必死然則虎視眈眈非盼然環其眼𥉌
虎視者視上也上有以養之又有以馴之故无咎初九

觀我亦觀上初逺於上故曰觀四近於上故曰視朶頤者動於欲也逐逐則得其欲矣上施光下皆得其欲也故曰安髙在乎同利上稱髙下同利故上安管子曰民之所欲飲食也足其所欲則能用之矣令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力然則其欲逐逐物之情也天下豈有不贍其欲而能用之者哉春秋鄭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

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為政者上九受賂者四陰四陰皆得其欲則事無不建功無不成故曰大有慶也逐逐漢書叙傳作浟浟音滌曰六世眈眈其欲浟浟注云眈眈威視皃浟浟欲利皃舊說皆誤故正之或曰頤取象于虎何也頤養也養者攝生之道也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言養正者虎兕不能傷故取象於虎也韓非解老曰人獨知虎兕之有爪角也莫知萬

物之盡有爪角故不免於萬物之害晨昏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君不忠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無節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則痤疽之爪角害之由此而推則出好興戎噬腊遇毒言語飲食亦皆有爪角害之者也故君子慎之節之虎兕有域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故曰頤貞吉養正則吉言養正者萬物莫能害此之謂善攝生

大過九二象傳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凡乘承比應

皆謂之相與大過二五敵應故說易者謂二比初二比初者相與之常何過之有程傳謂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其說近乎戲矣爻辭不明者賴彖辭以明之若如程傳則又何賴乎彖辭而為之贅說哉盍嘗反覆思之而未得其解獨虞仲翔以為過以相與者九二過五而相與於上九五過二而相與於初大過之家無所不過其說甚明而後儒皆莫之信者拘於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之例愚謂比五一陽上下皆

應初六應五故有它吉豈必二五方為正應頤四陰皆養於上故六二六四皆曰顛頤釋言曰顛頂也注云頭上廣雅曰顛末也末在上不在初自上墜下謂之顛故曰高位必疾顛在上故稱高末閒在下而謂之顛也初九靈龜僅能不食而已且初方朶頤亦思求養於人焉能養人自古豈有在下而能養人者哉六二六四皆曰拂經蓋上九非至尊之位居至尊之位者比之九五下皆順從故頤之拂不如比之順也比彖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說者

以頤為初大有害於理後儒不講小學故誤信王註其害如此易無達例故曰不可為典要俗儒拘守舊例未可與言易也易言象不言例例隨象變以象言之本大而末小巽為長女而在初本也反謂之少兌為少女而在上末也反謂之老本小而末大有是理乎然則少女指上老婦指初仲翔之説亦非無據仲翔説易失之巧故穿鑿最多獨此一條不傷於鑿以其得象辭之義也易之應變動無常蒙二包四陰萃四據三陰小畜上下

應乎四同人衆陽宗乎二大有上下應乎五謙衆陰宗乎三觀衆陰觀乎五臨之上六志在内之初二兩陽象辭所謂過以相與者不獨大過一卦為然矣葢以卦名大過故孔子於大過一卦言之餘可類推而俗儒拘守舊例固矣哉舊例本於乾鑿度凡卦三畫以下為地四畫以上為天陽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謂之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二爻之象一指初一指上聖人作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取諸身者莫精於古醫經當以古醫經証之卦有初上兩爻猶脈有上下兩部上寸下尺尺者脈之根猶初者卦之本難經曰人之有尺譬如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為害然則枯楊者枝葉枯槁猶人上部無脈困之象也稊者楊之根

枝葉雖槁根本復生猶人下部有脈元氣尚存雖困不害故取象老夫女妻老夫者枯之象女妻者稊之象初陰在下非稊而何初象白茅柔在下也陸農師謂列子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稊俗讀為頹形聲兩失茅之始生曰稊詩云手如柔荑荑稊一也則稊似指初陰矣象言過以相與何也陰陽相與有當時有反時有過時帝乙歸妹為當時老婦士夫為反時老夫女妻為過時當時為嘉反時為醜過者無傷象言過者以此曷為過者無傷也初

過慎上過涉皆无咎二過以相與亦无不利大過之家無所不過故知過者無傷難經曰十二經脉皆係於生氣之原謂腎間動氣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人之根本也根絶則莖葉枯矣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氣獨絶于内也楊枯於下華發於顛是為狂華狂華發則内之生氣絶矣猶人寸口雖平而尺脉已絶故象曰何可久也本象稊末象華皆狀其弱以脉之尺寸驗之又何疑乎余初以虞仲翔之説為不可易及三復古醫

經然後知虞説於彖辭為順於卦義未足故兩存以待後之學者夏小正梯稊稊也者發孚也孚一作葉見太平御覽

復六三顚復厲无咎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後漢趙温曰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説文曰顚水厓人所賓附顚蹙不前而止然則顚復者不涉也顚蹙不前而復反謂之顚復雖無休復之吉亦無滅頂之凶其所以无凶者不涉故也涉則滅其頂矣焉得无凶乎復三雖有過中道而復故曰一為過大過上六固有

過矣而復涉焉故曰再為涉涉而不復反至于滅頂仍勇往而前遂至死而無悔故曰三而不改滅其頂凶而皆繫以无咎者當不得不涉之時有不容復反之勢又有不可復反之心故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顛涉皆從水說文頻從頁從涉俗解失之君子濡跡以救時過涉猶濡跡志在救時誰得而咎焉風俗通曰涉起於足足一躍三尺再躍則涉愚謂一舉足為跬再舉足為步涉從水從步步長六尺以長為深則涉深六尺過涉則

水益深故有滅頂之象顏之推曰自亂離以來每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辠喪身以全親泯軀以濟君君子不咎也

九五坎不盈禔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禔晉易作祇說文及京氏易皆作禔（音支又止支反）安也老子曰曠兮若谷渾兮若濁靜之徐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不盈者道之冲淵乎似萬

物之宗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是以大道可名爲小可名爲大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言大盈乃不盈不大故能大坎二五得中故二曰未出中五曰中未大未出中故求小得中未大故禔既平求者未得而欲之之辭禔者既得而安之之辭二求而五安之皆小而未大可名爲小不可名爲大言安於其小終未能成其大非大盈若冲之謂也故曰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之聖人後其身先

其民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坎五中未大猶屯五施未光不能善下焉能為百谷王僅可安既平之福而已君子憂其或竭也安得靜之清動之生哉此漢之元帝也雖安先帝既平之福而孝宣之業衰焉其占无咎者以其得中也得中而未大蓋惜之之辭行有尚往有功有功則可大不行之謂平中未大者以此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平則止矣何由而大乎管子曰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此之謂也不流亦不竭

惟井為然不為江海而為井無志於大安於小成故君子惜之一說中未大者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其說亦通然於爻義未足仍兩存焉

九三日昃之離日中則昃中前中後皆曰昃逸周書曰日之中也昃月之望也食周禮朝市於東昃市於中夕市於西王弼云日昃明將沒是以昃為夕也失之矣日中正在天心之一線未及一線已過一線謂之昳中則日之正中頃刻而巳趙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故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物盛則衰樂極則悲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物盛則衰樂極則悲之象也勢之方盛其發也如火熱如雷霆必須其自衰而後為之故良工之治病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方其盛時勿敢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明夷南狩志大得也而仍戒其不可疾者以此四在重離之間蘊蘊而暑爞爞而熱赫赫炎炎所謂勢之方盛也

九四剛而失正突如其來逆而犯之由是在上者出涕
戚嗟不安其位一夫作逆玉石俱焚投火焦糜從灰皆
滅于斯之亂生人幾亡野有燎原壄無完枢而作逆者
亦始而焚繼而死終而棄其來也如疾風其敗也如飄
蓬此之謂突突之言逆也上九因九四自衰之勢奉王
命而出征王者之兵有征無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而
天下復安矣豈非所謂因其衰也事必大昌者歟明夷
闇君在上故稱大首重離亂臣在四故稱折首上九乃

王公之位故稱王王謂五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辠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禀承不敢專也王弼云突如日始出炎之三四皆象日中日中如探湯日始出也滄滄涼涼安得有焚如之象乎說文倒学古子字爲㐬古突字倒子者亂臣賊子若後漢之董卓梁之侯景後魏之尒朱榮唐之安史其象皆如是虞戴德曰父之於子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反天而倒行是為倒子天地之所不容故象曰无所容也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澤損澤山咸皆取象於澤何也澤爲日月往來門月出澤日入於澤四正之體上虛下實萬物燥澤能潤天地怒澤能悅萬形惡澤能美澤滋萬業帝王法之天地之和氣也山下有澤澤氣上通山上有澤澤氣下通通則虛虛則能受書曰謙受益故易取象於地山謙山者虛而能通常受澤之益有似乎謙故謙取象焉然必先損之而後能虛人之充塞於胸中者忿與欲二者而已忿不懲欲不窒則中實焉

得虛故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人之所多者忿與欲也故衰之人之所寡者道與義也故益之衰多益寡謙之象也亦損之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虛虛能通氣受益無窮矣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近取諸身肝竅於目肺竅於鼻腎竅於耳脾竅於口心竅於舌目欲色鼻欲臭耳欲聲口欲食舌欲味故易于頤之六四繫之辭曰其欲逐逐逐逐者言其多也豈非有欲之竅口實尤甚乎若夫天地之竅則不然天地竅于

山澤其相感也天地感萬物聖人感人心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然後知無欲之為妙也人身之竅無欲亦如之則與天地同其虛亦與天地同其妙矣管子曰虛其欲神將入舍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貴人不舍掃除不潔神不留處此之謂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陽在初為潛陰在初為浚潛與浚皆言深也恒之浚猶乾之潛潛則勿用浚則勿求何凶之有浚恒之所以凶者何哉孔子曰浚恒之凶始求

深也初以求而得凶明矣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故无求无求故无闕太元養之初一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惟无求者能之恒内卦巽也巽為進退為不果其究為躁卦淺恒者躁之象也不能深根寧極而待乃躁以求焉故凶太元銳之初一曰蟹之郭索後蚓黄泉言多足之蟲不及無足之物蟹之躁未若蚓之静也故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心不一故有求非所求而妄求之故无攸利誠能若蚓之無求焉則不至於凶矣蚓藏於淺

雖淺何傷龍潛於深雖深何害蚓之蠢龍之靈相萬也

然其無求則一而已孟子謂求之有道求在外者求則得之求在我者求在我者吉求在外者凶浚恒之凶求在外者也或云始求深者學之始求至于周孔治之始求及于堯舜誠若是則求在我者而謂之凶可乎堯舜周孔人人可為惟病不求耳則又何病於求哉君子之於事君也信而後諫其於治民也信而後勞未信於君而犯之未信於民而毒之皆始求深者也

春秋浚洙公羊傳曰洙者

水也浚之者深之也賈誼弔屈原文曰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故曰潛與浚皆言深也

上六振恒凶按振恒說文作榰恒榰柱砥也後世用石古用木震巽皆木震陽木巽陰木故取象於榰榰當在下今反在上故象曰榰恒在上大无功也飛欀浮柱莫莫扶傾榰之功也下本上末本大末小乃物之恒是以能固而無崩壓之患故曰金楹齊列玉舄承跋楹為柱舄為砥跋為本移本作末倒而置之本小末大非物之恒必不能固其占為凶不曰无功而曰大无功者以此

古柱砥用木故有倒置之象楷一作振上居震極故曰振恒其説亦通然按震卦三曰蘇蘇上曰索索則初震不及三四震不及上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則恒之上六似無振象仍當作楷為充恒有鼎象異者惟上六一爻上變為恒之鼎其占大吉盖鉉宜在上故吉楷宜在下故凶兩卦象辭皆曰在上合而玩之一吉一凶其象昭然矣振恒者動之象也動則變變則大吉何凶之

有

九五嘉遯貞吉陽居初為潛故乾之初九曰龍德而隱遯世无悶居五為飛龍在天非可遯之地位乎天德非宜遯之時而其遯為嘉其志為正其占為吉此殷之祖甲逃於民間之象也祖甲者武丁之子有兄祖庚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武丁卒立祖庚祖庚立十有一年崩而後祖甲即位故無逸稱之以為殷之三宗偽孔傳謂湯孫太甲蓋以外傳有祖甲亂之之語故信傳疑經失之甚矣自殷正中宗及高宗及祖

甲則三宗次第秩然何得以後及前紊其叙乎鄭康成之說必有所據當從之兄終弟及正也廢兄立弟不正也去不正而歸于正焉可謂能正其志矣推而廣之荆蠻之太伯西山之夷齊皆遯之嘉者也至德無稱求仁得仁非志之正者歟然則九五正志六二固志何也遯乃乾之二世卦二臨世世上應五其位不同而其志同固志者必遯者也遯二莫之說猶乾初不可拔皆遯世不見知而無悔者惟君子能之其心不轉故稱執其位在

中故稱黄其體柔順故稱牛其時將變故稱革假令六二遯之志不固與其類而偕進焉則遯變為否矣遯之未變為否也六二執之之固也故否三為小人遯二為君子陽大陰小大者不肯君子小者非盡小人學易者當知之王弼以遯二為小人不知易象者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卦以九四成大壯則四為卦主壯傷也故利于止盍進則不免于傷止則何傷之有故大壯則止九四為藩以止之則下三

陽皆不得進韓康伯謂大正則小人止非也小人用壯焉能止乎象曰大壯大者正也九四失正故有貞吉悔亡之戒三上相應三往上上來三而四為藩以絶其往來故三上兩爻皆有觸藩之象四力能止之三羸上艱其困甚矣終不能遂焉則四止之之力也然四體震震為決故藩之決也四自決之震為躁故輹之壯也四自壯之車之止也設藩（即藩盾見周官）車之行也設輹不能止於其所乃妄動而欲上進焉則失大壯止之之義矣故象

曰藩決不羸尚往也言其不能止也陽盛於四躍而上焉孰能禁之則貞吉悔亡爲戒辭明矣言能止則貞吉而悔亡如安動求進安能免於悔哉觀象知卦觀象知爻彖象兼觀則幾乎全説者謂九四有可進之象則象傳曷爲而有尚往之辭四失正小人用壯故尚往後之學易者詳焉

晉彖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蓋外卦本乾而坤以順麗乎乾故有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之象坤為馬離為晝日乾為大明而坤麗之其象為公子重耳伯諸侯以見天子具光耿于民者也則康侯指六五明矣六二王母宋儒謂陰之至尊非也晉悼公即位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則婦人年老者亦可稱曰王母矣豈必陰之至尊哉坤為母二中正故稱王母則介福二受之王母指二非指五也五為康侯安得稱王母乎卦四陰二陽三陰皆吉六三失正亦曰悔亡二陽四貞厲上貞吝然則柔順者吉而陽剛不免厲

與否焉晉者進也故六爻皆言進之之道初進之始二進之中初摧如二愁如皆進而未得志者也人三為衆三曰衆允則内卦三隂皆志上行所謂柔進而上行者指内卦三隂亦明矣初未受命而曰裕進毋躁也二中受福而曰貞進以正也三雖失正而曰允進以信也五順麗乎大明乃進之大得志者而曰失得勿恤則君子進身之道合四隂觀之幾乎備矣患得患失者小人也君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恤之有誠能

失得勿恤則吉无不利往有慶焉錫馬之多三接之寵所謂慶也則六五非康侯而何唐王孝傑討契丹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占者謂鼠坎精也已而軍敗孝傑死離為晝四互坎象鼠晝伏離為牝牛故上象角皆知進而不知退者鄉君子進身之道無取乎剛進而以剛者急功名之士顛冥於富貴之地者也然進身雖宜柔道而立身則仍以剛乾之初九遯世无悶樂則行憂則違確乎其不可拔惟剛者能之莊子亦云當時命而

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根寧極孰能拔之非天德之剛者哉故晉之四陰必合乎乾之初九而後進身之道乃備上九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何也春秋定公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者魯之邑圍成者伐邑也何休謂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而不服不能以國為家危之故致之所謂厲也范甯謂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耻深矣故曰貞吝莊公二年夏公子慶父

帥師伐於餘丘穀梁傳曰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公也此厲吉貞吝之義也離為戈兵而上九剛進之末故其象如此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單騎起于春秋盛行于戰國自古未有聞焉太元逃首之次三曰兢其股鞭其馬逃利蓋單騎之法磬控縱送皆由於身手而股之用力居多故曰兢股鞭馬逃之利也明夷六二亦有股

夷馬拯之辭則似單騎自古有之非起於春秋矣秦送重耳疇騎二千二比三三互震震為馬馬之壯者也二順承三三拯之得免折其右肱終不可用夷于左股尚可用也故古六四入于左腹猶六二夷于左股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上為君故象首二四皆臣故二象股四象腹此之謂國體自内出外謂之左宦亦曰左遷晉語士蔿曰太子君之貳也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註云左猶外也二四皆謂之左者豈非名為股肱之臣而實弃之

名爲腹心之佐而實外之者乎四獲上猶二順三上晦三明故二吉而四不言吉始入雖危後終得出所謂王子不出我乃顛隮者瞰初先遠引二四亦委曲艱難而後遠去不去者惟六五一爻而已故曰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一説明夷六四月食之象内卦離日三互坎月月上日下地隔其間日月相望食之象也入左腹象始虧由左入中出門庭象復圓由中出外月食於闇虛闇虛者地影外卦坤闇虛之象也淡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從旁左太史占曰凡日食從上失君從旁失臣從下失人月食亦然入左腹者從旁左也旁左臣之象

易說卷三